

老舍文集



第七卷



老舍文集

第七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老舍文集(第七卷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2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4\frac{3}{4}$ 插页 3

198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17,200

书号 10019·3663

定价 1.50 元

第七卷说明

本卷收入《无名高地有了名》、《正红旗下》与《猫城记》三部小说。

《无名高地有了名》写于1954年，发表在1955年的《解放军文艺》上，原书初版于1955年。

《正红旗下》写于1961年至1962年，未写完。发表于1979年《人民文学》上，原书初版于1980年。

《猫城记》写于1932年，发表在1932年《现代》上，原书初版于1933年。

以上三部作品，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作了校勘。

12/1/4 03



老舍一九六二年于广州

(一)

倘若我的祖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，我相信她俩还会时常争辩：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，我的母亲是随生我而命绝过去了呢，还是她受了煤气。

幸而这两位老太，都遵循着自然规律，到寿终就被亲友护送进坟地去了。要不然，不论我庆祝过多少**花甲之喜**，**寿星**古稀大**寿**，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。唉呀，倘若大姐还在，时该法十分正确，我便根本不存在哪！

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：我生的迟了些，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，所以我一出世，大姐已有了婆，而且是一位有比金钢还坚硬的成见的主。是，她的成见是那么深，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兄我。只要她一眼看到我，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，往外放散煤气！

还要声明一下：通敌不是为争个对错，败依大姐婆，以便商指我的祖母。那可不看。说真的，祖母对于我，她存在矛盾，她并不十分安心，要不然，到后来，她的烟袋嘴子为什么常敲在我的头上，便有些费解了。唉呀，我最着一个脑袋，不是一伙破砖头！

尽管如此，祖母可是坚持要我是好态度，和我大姐

第七卷

目 录

无名高地有了名	1
无名高地有了名	3
后记	177
正红旗下	179
猫城记	307
自序	309
猫城记	310

无名高地有了名

—

短短的，只有二十八天的二月，还没来得及表现什么，就那么匆忙地过去了。

进了三月的门儿，冬与春开始有些一时还胜负难分的斗争：远处高峰上的积雪虽然未见减少，近山山脚下的既象涧溪又象小河的驿谷川却起了点变化：还冻着冰，可是每当晴明的晌午，河中就漾出水来，把冰上一冬的积尘与积雪冲洗开一些，显出些颜色不同的沟沟道道来。春的小出击部队，仿佛是，已突破严冬的一处防线，得到一点胜利。

这条流动在乱山间，没有什么名气，也不大体面的小河，给我们的战士带来说不完的麻烦和困难。小河的一举一动和任何变化都惹起战士们的、特别是后勤部队的密切注意。他们必须随时动脑子想出应付的办法来，而后冒着最大的危险，付出最大的体力劳动，忍受那常人绝不能忍受的痛苦，去执行那些自己想出来的办法。

难怪运输连的一位老班长，常若桂，每每这么说：“这条该死的河就是咱们的绊马索！”

虽然这么叨唠，每遇到较大的战斗的时节，常班长可没落后，总是去要求最艰难的任务，争取立功。是的，这位三十多岁，腰短胸宽，脸扁脖粗，象块横宽的石碑那么结实的老班长并非怕这条“绊马索”，而是想早日消灭敌人，不再教敌人的炮火封锁着

咱们的运输线。因此，每逢他在路上遇见电话员谭明超的时候，这一“老”一少必定说几句关于驿谷川的事。

小谭才十八岁。看样子，他并不怎么壮实：细条身子，相当的高；窄长秀气的脸还没有长成熟，特别象孩子的地方是在嘴上，不在左就在右，嘴角上老破裂着一小块，他常常用舌尖去舔一舔。看神气，他可绝不象个孩子。每逢炮弹或敌机从他的头上飞过，他总是傲慢地向上斜一斜眼，然后微笑一下——只有饱经世故的中年人才会这么微笑。“老子不怕！”他心里对炮弹或敌机这么说。

跟常班长一样，他永远不肯落后，哪里任务最艰难，他要求到哪里去。现在，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，他的任务仍然是极艰苦的；他担任驿谷川渡口的查线接线工作。敌人的炮火日夜封锁着这个渡口。空中的和水里的电线随时被炸断，他得去检查修理。他的瘦长的身子上已受过许多次伤。他不但知道电话是部队的耳目，而且保证使这耳目永远灵通。当他看到手上的、臂上的、腿肚子上的伤疤的时候，他会那么老练地一笑，心里说：现在虽然还不是英雄，这些伤疤却是能作英雄的根据。他是青年团员。

他心中的模范人物是每战必定立功的，在驿谷川东边的前沿阵地守备了一百多天，在二月初撤到河西去的一营营长，贺重耘。

象冲破坚冰的春水，青春的生命力量与愿望是源源而来，不受阻扼的。谭明超切盼有那么一天，打个大仗，他给贺营长当电话员。想想看，和英雄营长坐在一处，替营长传达一切命令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！抱着一部步行机，他不仅是部队的耳目，而且是一位百战百胜的英雄的喉舌！这有多么光荣！他的想象使

他兴奋得要跳起来欢呼！

一个青年怎可以没有荣誉感，和由争取荣誉而来的想象呢！谭明超真的遇见了他所敬仰的贺营长，当一营调到后面去调整的时候。他坚决地清楚地向营长说出他的心愿，说出他正在练习掌握步行机。

说完，他以为营长也许象敷衍孩子似的敷衍他两句。营长是英雄，到过北京，见过毛主席啊！

哪知道，营长是那么诚恳、谦蔼、亲热，不但注意地听了他的话，而且详细地问了他的姓名、年岁、哪里的人和他的工作，并且鼓励他要在业务上努力学习。至于将来有没有机会带他到战场去，营长不能马上肯定，那要看作战时节，兵力怎样配合；团的通信连是有可能分配到营里去的。“好好地干吧！我记住你的名字！”

出自英雄之口的这些热情恳挚的鼓励，使这青年敬礼的手好象长在了眉旁，再也放不下来。

营长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笑着说：“我参军的时候比你小两岁呢！”

这短短的一段情景中的每一细节，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，都深深地印在这青年的心里，比任何图画的颜色都更鲜明，线条更细致。从这以后，每逢值班的时候，他不再用以前常进去的小隐蔽洞，而始终在河滩上，紧守着渡口的电话线。小洞子离渡口还有三十来米远，他不愿跑来跑去，耽误时间。干粮随身带着，渴了就嚼一块冰——他纳闷：为什么吃冰还压不住胃火，嘴角依旧烂着那么一小块儿呢！只在拾起不少炸断的碎线的时候，他才跑回小洞，储藏起来。他珍惜那些碎线，象战士们珍惜子弹那样。

黄昏以前，敌人向渡口发了几排炮，炮一出口，谭明超就听得出，是哪一种炮，和要往哪里打。炮到，他轻快地卧倒；炸过后，他马上接线。地上、冰上、空中（空炸），弹片乱飞，可是他好象会找弹片的缝隙，既能躲开危险，又能紧张地工作。

拾了些碎线，他往小洞那边跑，正遇上几位工兵来搭桥。渡口的木桥是天天黄昏后搭好，拂晓以前撤去，以免教敌人的炮火打烂。

工兵班的闻季爽是小谭的好友，彼此也是在渡口上由相识而互相敬爱起来的。他俩都是湘西人。不过，这倒无关紧要。更重要的倒是二人都年轻，都是团员。闻季爽上过小学，有点“文化”。这并没使小谭疏远他，虽然小谭家里很穷，也没读过书。闻季爽对业务学习非常积极，大家午睡的时候，他不肯睡，还用小木块作桥梁的模型。学习了三个月，他考了第一名。小谭佩服小闻的这股劲儿。心里的劲头儿一样才能是同志。

两个青年相遇，总要抓空儿手拉手地谈一会儿。季爽劝明超努力学习文化，明超劝季爽多锻炼身体：“你的身体单薄点，再加把劲儿，练成个铁打的人！”

季爽没辜负党、团的培养和好友的鼓励。去年初冬，桥被冲断，木头流下去，教一堆碎石头拦住。他下了水，将要到零度的水！一口气在水里泡了四十分钟，把木头全捞了上来。事后，他已人事不知，全身冻紫。一位炊事员把他背到暖炕上去，好久，他才苏醒过来。

后来，两位青年又见了面；小谭握住同志的手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直到嘴唇停止了颤动，他才结结巴巴地說出：“小闻！你，你行！我必须，必定向你学习！”

今天，季爽忙着去搭桥，只怒冲冲地说了一句话：“小谭，什

么时候总攻那边？”他向东指了指，“把我炸成八半也甘心！”说罢，就向渡口跑了去。

小谭没来得及回话，只好往小洞那边走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没摸着跟好友扯几句。

刚到洞口，迎面来了常班长，背上背着一箱手榴弹。小谭把碎电线扔在洞里，一步跨到班长身旁：“给我！班长！”

班长的脸扁，眼睛很长，眼珠子总得左右移动好几次才能定住。好容易定住眼珠，他又干又倔地问：“干吗？”

“我替你背！老……同志！”小谭不忍看老班长还背着这么重的东西爬山过水。

“你有你的任务，我有我的任务，小家伙！”班长决定不肯放下背上的负担。

小谭知道班长的倔脾气，所以一方面敬重他，一方面又想调皮一下。“我替你背过去，你不是怕那条‘绊马索’吗？”

老常火啦。“我怕？我打仗的次数总比你认的字多！我愿早早地打一仗，歼灭敌人，不再受这条‘绊马索’的气！我受够了！”

“我受够了气！”是战士们大家都想说的一句话。本来是嘛，驿谷川东边方圆十来里地都日夜被敌人监视着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枪炮随时向我们打来。白天，这里没有一个人影；夜晚，我们才能活动。我们不怕吃苦，我们可受不了这个气！

小谭虽然口中不说，心里却不能不承认老常的话一点也不错。前些天，他自己不是要求过贺营长带他去攻打敌人么？但是，新同志不甘心在老同志面前服软；再说，他深知道常班长心里喜爱他，跟“老头儿”扯扯皮也不算犯错误。“打就打，守就守，

我全不怕！全得听命令！反正在这儿，敌人的炮一出口，我就知道它往哪里打！”

“敌人的炮没出口，我就知道！”班长的长眼睁得极大，鼻洼那溜儿显出点要笑的意思，欣赏着自己的俏皮与夸大。

青年的秀气的小长脸红起来。不行，逗嘴也逗不过这个老家伙。认输吧！他岔开了话：“坐坐，班长！桥还没搭好呢。”

仍然背着箱子，班长坐在洞口外的一块大石头上。坐好，他把一双象老树根子，疙疙瘩瘩的手放在膝上。然后，右手用力地拍着膝盖，连说了三声：“够呛！够呛！够呛！”一声比一声高。

连说这么三声，是班长发泄感情的办法。“够呛”是他的口头语，他立了功，“够呛”；他遇到很大的危险，也“够呛”。他十分高兴能说出那么俏皮的话来：“炮没出口……”

“怎么一个人来了？”

“他们在后边呢。他们慌，我稳！”班长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难解的。若是说完全了，那就应当是：“后面有好几个人呢。他们一出发就快走，走着走着就喘不过气来，都是山路啊。我呢，始终不慌不忙，所以倒走到前面来了。”

小谭不敢细问，省得班长反击：“你连大白话都听不懂？”对了，常班长就是这么个人：不管吃多大的苦，只要在部队里他就高兴。要是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啊，他就能连喊几十声“够呛”。虽然他的嘴又狠又硬，他可是能团结人。他并不去拍拍这个的肩膀，或隔着老远招呼招呼那个。他的团结方法是永远以身作则。他是共产党员。苦的他吃头一份，甜的他吃末一份。谁要是夸他好，他就顶谁：“难道党员该不好吗？”可是，过一会儿，他会连说三声“够呛”；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好，而且应当一天比一天好。

东边来了两个人，常班长知道桥必定已经搭好，慢慢地站起来。

“等等吧，他们还没来。”小谭还想跟班长多扯一会儿。

“我丢不了我的兵！你也别丢了你的电线！”班长说的是好话，可是不大好听。

“丢了我的脑袋，也丢不了电线！”小谭也还了句硬的，颇得意。

迎面来的是有名的上士唐万善，常班长认识；还有卫生员王均化，常班长不认识。矮个子，满面春风的上士也参军多年，跟常班长是老战友。常班长本想跟他说两句话，可只用右手大致地敬礼了一下，就走过去。原因：他不认识上士旁边的年轻人；对生人，不管是穿军衣的还是便衣的，他以为一过话就有走漏军事机密的可能！

小谭对刚来的两位都不认识，本想跑下去看看闻季爽。可是，上士先招呼了他。上士每天，据不正确的估计，一个人要说十个人的话。他的兴趣与才能是多方面的。他对管理伙食非常地有办法。他刚刚由河东回来，把他办伙食的经验介绍给新换防上去的那些炊事班。在办伙食之外，他还能编写相当好的快板、山东快书和单弦。战士们满意他的伙食，也爱听他的曲艺。假若不是在坑道里，他还会教战士们在春节的时候要龙灯，踩高跷。现在，他正和王均化讨论怎样改进抢救伤员的方法，好减少伤员的痛苦。他上阵地抢救伤员已有过多少次。

看见小谭，上士马上放下抢救伤员的问题，兴趣转移到电话线上来。“同志，今天又炸断了几处？”

小谭好象也学会了常班长那极端谨慎地保守秘密的态度，只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什么。

王均化虽然很年轻，可是已经参加过战斗，不仅包扎过阵地上的伤员，而且用手榴弹打退过敌人的冲锋。因此，他以老战士自居，喜爱沉静严肃的新同志。他很爱小谭刚才的稳重劲儿。

这时候，被常班长落在后边的几位运输员都赶了上来。天色已十分黑暗。上士赶紧打招呼：“都歇歇吧！要抽烟的可以到洞子里去。”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很快地想出办法，把大家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大家不肯停下，怕过一会儿敌人打起照明弹，过桥麻烦。

上士叹了口气：“真！咱们谁都受着这个月白紫花颜色的邪气！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，一个不剩！”

这些话打到运输员、卫生员、电话员的心坎上，就是下边的工兵也必有同感。

大家一齐向东望了望。除了几颗大星，看不到什么。

他们想望见的就是敌人常常夸口的“监视上下浦坊的眼睛”，“汉城的大门”，“最坚固的阵地”的“老秃山”。我们管它叫作“上浦坊东无名高地”。